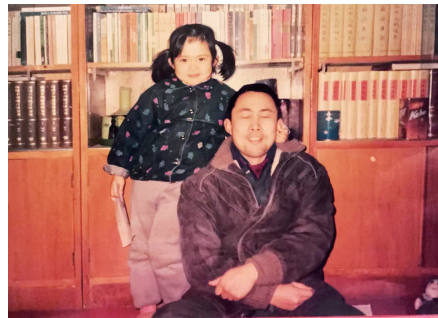


核心提示

6月初,江苏省作协为老爸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“退休茶话会”。老爸今年65岁,到了退休的年纪,却没有一点停止工作的意思。我忍不住想,如果老爸一开始没有写作,干别的也一定发光发热。爱工作,是上天赋予老爸的特殊命运,他是工作的使徒,总在服从工作的召唤。



叶兆言与女儿叶子



用老写作

叶子： 说说老爸叶兆言

的惨叫,是他修洗衣机没断电,赤脚站在我妈刚拖过的地上。我在家,要他带,简直和身体过电一样瞠目惊悚,一样毛发斜立。

谁能想到,我明明是全托长大的小孩儿,但事实上和我爸相处的时间,却比大多数人都多得多。我的大多数生活技能,和全托毫无关系,都是我爸随手教会的。他无数次向人炫耀,我跟他学游泳,一周后就能游一公里。在教我这件事情上,他贪图高效实用。三年级布置实验,我和伙伴们躁动不已,嘴上讲燃烧的的必要条件,一心只想去后山放火。谁知我爸出现了,大拍胸脯:燃烧还不简单。我和伙伴们就这样被困在了院子里,隔着纱窗,我妈正一面热火朝天地烧菜,一面照我爸的指示,递出火柴、医用针,和湿哒哒的酒精棉球。回想起来,那天真叫人沮丧,一群小屁孩儿逗留在小一粒焦黑的棉球旁,明知我们的延宕没有意义,却不得不对这一场简陋、敷衍、几乎毫无用处的实验,做出点惊叹的样子。

有一个不用上下班,寒暑假也天天在家的爸爸,让我深受伙伴的同情。之前我对这同情一知半解,觉得明明是我爸更惨才对。我爸才是自然作业的受害者。我不过是养了一两条蚕,统共孵出巴掌大一块蚕卵,谁知在桌上晒了两天,就孵出上百条幼虫。我还把装幼虫的竹簸箕打翻过,害老爸匍匐在地,用筷子尖捡线头大的褐色小蚕,一边捡一边骂我喇叭腔。几天之后,上百条蚕就白白胖胖浩浩荡荡躺满了我们家的客厅。今天回想起“蚕食”的场面,耳边还沙沙地响,刚铺满碧油油的桑叶,一眨眼就变为黑黢黢的蚕屎。为了采到足够多的新鲜桑叶,老爸例行的玄武湖边散步,从每天一小时变成两小时,又变成三个小时,到家时灰头土脸,仿佛劳了一天。他成了蚕宝宝的月嫂,白天采桑叶倒蚕屎,半夜里,也要起视蚕稠怕叶稀。这多多蚕最后结了整整一麻袋的茧,怕破茧重生,再飞出来下卵,老爸狠下心,送给邻居炸蚕蛹去了。

他只讲最质朴的人生道理

大多数时间,他在家默默写作,我在家默默写作业。我要听张信哲,他要听蔡琴。我看五分钟新白娘子,他就反坐针毡,搞不清楚状况,怎么爱如潮水那个是男的,许仙反是女的。我们互相看不上,我对他复杂的欣赏体系,其实也似懂非懂。经典名著大概也不比赵雅芝好看多少,我翻两页《红楼梦》或者《复活》,他又说看这些太早,浪费时间。他没事也和我讲讲李尔王,高老头,冉·阿让,都是



些惨得要命的老爸。那时候,文学远不如作业重要。逢大小考试,我一紧张,老爸就比我更紧张,那焦虑的样子,简直不像个写小说的人。他从不说话,考不好也没关系,也不说,世界很大你要多出去看看,更不会说,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。偶尔,讲一两句洒脱话,反而更让人不敢懈怠。对我,他只讲最质朴的人生道理:要工作,要有效率,要把一件事情做完。

如今,我女儿也快4岁,我虽然始终未学会老爸超人般的勤奋,不过,倒也常常发梦,想狠心把女儿送去寄宿。而古早年间,急于摆脱我的老爸,今天在一个单元里和我做邻居。他和我相隔一碗汤的距离,还常常摆脱不了要帮我带女儿的苦役。

几十年如一日,我们依然每天散步,他依然擅长寻找躲避阳光的阴凉处,认得清路过的每一棵树。写东西受干扰,他就发些奇怪的牢骚,没头没脑,说什么《憩园》竟然是巴金用毛笔蘸着茶碱写的,怕泪只能用很浓的墨。我毕竟学了那么多年的鲁郭茅巴老曹,便搜肠刮肚想与他对话,但他大概没有听到想听的话,很快就开启了别的话题。我只管跟随他走,虽然我们也走不太远,但左走走,右走走,就几乎每天都有新路。 据《新民晚报》 叶子/文



叶兆言与外孙女大红

我4岁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

我爸常说,全托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。当然4岁的我一点也不喜欢,我入睡极难,隔壁床小孩儿被接回家的日子,我更痛苦加倍,为什么被接走的不是我呢。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爸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。他和我妈兴冲冲装修,锈色地毯,天鹅绒窗帘,可以上下伸缩的客厅吊灯,古董唱片机,用小件名额买的日产微波炉,甚至还偷装了一个窗式空调。邻居上门收水费,看见黄澄澄飞碟一样的灯罩,都啧啧称奇,我爸为此很得意。我喜欢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讲。我和都柏林的小乔伊斯,和卡夫卡的小黑塞,和那些我喜爱的伟大小说家一样,在童年的寄宿学校抹眼泪,而我的小说家老爸,却像忘记了雏鸟的喜鹊一样,只知道和雌鸟浪漫筑巢。

我爸一秒钟也不会认可这样的叙事。我4岁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,那一年他发表《枣树的故事》,在写作上站稳脚跟。幸亏有全托,让他在写作力最旺盛的时候,能专心写作,也因为全托,我学会了力所能及地照顾自己。坦白讲,老爸的潇洒日子也就只到我幼儿园毕业而已。我妈上班早出晚归,我的小学不管午饭,这让他十分头疼。我们靠家门口的出版局食堂混过一阵子,后来流行盒饭了,四块钱两荤三素,连搪瓷饭盒都不用洗,我爸简直绝路逢生。那时候,还没有人在乎环保,都感觉发泡餐盒才是美味特调。酷暑正午,高云岭的路面烫得晃眼,旧时法国使馆洋房的窗台凉篷投下窄窄一排间断的暗影,老爸穿跨栏背心,引我一个从阴影跳进下一个阴影,做游戏一般往家赶。他急于开始下午的写作,一到家,先爬上书桌,踩在486电脑后面不到半个脚掌的桌面上,伸手去转空调的旋钮。因为电压不稳,那空调是否送风全看运气,五天中只有三天能顺利启动。

有一个天天在家的爸爸

有一段时间小学扩建,改成只上半年课,我回家朗声宣布,老爸在饭桌上听了抱头惨叫。另一次令人印象深刻

人物

3

2008年9月,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(简称“华坪女高”)基本建成,首批招收了来自丽江市华坪县、永胜县、宁蒗县贫困山区的100名女生。

事实上,张桂梅耗费了太多心血的这所高中中,仅仅是基本建成。

此时的华坪女高,仅仅有孤零零的一幢楼,这幢楼,既是教学楼,也是宿舍楼。学校的操场,也是利用芒果园改造的,而校园旁边的小花坛,过去是垃圾场……

食堂,没有。
厕所,没有。
围墙,没有。
大门,没有。
保安,没有。
图书室,没有。
电教室,没有。
实验室,没有。

张桂梅经历了千辛万苦筹建的学校,在此刻只具备了让学有教室上课,有宿舍住下来睡觉的功能。其他的功能设施,还在图纸上,还在张桂梅的理想里,等待着她一步一步地去实现。

九月的华坪,正是一阵天晴一阵雨的季节。华坪女高地处县城东面的狮子山半山坡上,从县城旁边的街上往学校走,是一段泥土坡。天晴的时候,一阵风吹来,满身都是黄灰;下雨的时候,人们踩着泥泞往上走,一不小心就会滑倒,弄得一身泥水。好不容易走到学校,映入眼帘的,除了孤零零的楼房,周围就是荒草、荒坡、荒地。

因为这所学校的筹建经历了各种波折,又因为学校就建在县城旁边,

希望出版社

71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华坪县的很多人怀着强烈的好奇心,不动声色地观察这所高中到底会建成什么样子。当他们看到这么简陋的学校已经开始招生运行的时候,很多人都大跌眼镜,进而大失所望——这算什么?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一所学校。就连教育局派来协助工作的老师,也禁不住失望地直摇头。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71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不过在这里,麻雀的确要受些委屈,毕竟鸟儿太多太多,而它又太不出众。太不出众,叽叽喳喳的权利便被夺去。也不是剥夺了它叽叽喳喳的权利,而是它叽叽喳喳的功劳会被别的鸟儿抢去。但麻雀不会关心这些,只要让它叽叽喳喳歌唱,这一天便是快乐的。沿河岸东行,晨风被

连载

晨阳一照,也像景凤河的水,似要把我的肠胃洗干净。“清粼粼的水来,蓝格莹莹的天,小芹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……”赵树理笔下的时代是农耕时代,那时候水天一色太过寻常,信息时代依然天比水蓝、水比天清,这才叫难得。出门时还能闻到身上残留的隔夜酒气,此刻竟觉浑身清爽,好像站在路边的海棠、桃树和杏树,自己也绿生生的样子。行300米左右有座小桥,跨过桥便是园子,漫步园中的五彩路,田里的芍药、牡丹、百合、郁金香、大丽花、月季花、玫瑰花、美人蕉、剪秋萝、虞美人、金盏花、石竹等,或早已开放,或刚刚开败,而向日葵、菊花却开得正好。尤其菊花,百日菊、天人菊、万寿菊、非洲菊、波斯菊点缀田间,她

们或许不是最夺人眼球,但在此刻,在秋天,这座花园无疑是座菊园。不去争春,不去争夏,却在无意间占领秋天,菊花是智慧的,至少与麻雀相比,她是个智者。园子以畦为单元,分门别类种植了四五十个品种,其中一部分不只可观赏,还有药用价值,譬如三叶草、蒲公英、金银花、马鞭草、凌霄花、金针、桔梗、萱草等。中草药的香气并不很美,还有一种异于普通花园的香气,若是把花园变成一座草园,也会很漂亮吧? 贴着山脚行走,感觉太阳爬在背上,但我没有回头。我一直走在背阴处,即便光,也照不到我的身上。仅是感觉而已,太阳应该爬在山的背上。